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22年长篇小说:

# 新时代文学的地质景观与现实意识

□刘诗宇

2022年又是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大年,充分显示了新时代文学的繁荣状态。盘点长篇小说,挂一漏万不是谦辞,大海捞针之间,轻易就会错过一部大作;同时,越是较真于寻找文学史层面的问题和趋势,就越有被“无情打脸”的风险,一如无数在时间前显得虚弱无力的预言。于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按历史现实、城市乡村、男性女性等分门别类,一二三四地概括内容。但创作上的时长与难度、文本的厚度与广度,都赋予长篇小说这种文体以相当独特的价值,让人忍不住关注其中流露的问题意识。时代精神的风从现实中升腾,拂过作家的头脑和笔端又抽丝剥茧于纸上,真的很难再找到这样一种汇集了群体性与个人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意识载体,作为我们理解时代的参照与范本。

## 一、文学的“地质年代”

盘点2021年长篇小说时,我曾提出“在海水与火焰之间”这个说法,当时跃动如火的革命史题材创作和深邃似海的现实生活题材创作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景观。时隔一年,这个说法可以更进一步,海水或火焰都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层次之一,文学现场呈现出既“丰富”又“整饰”的状态。如果用形象比喻,就是长篇小说的整体被区分成了不同“地质年代”——同一历史背景、题材下的小说在精神气质、人物形象、叙事机制上同气连枝,仿佛每一个地质年代都有着相对固定的属性和构成,侏罗纪的恐龙、志留纪的珊瑚礁不会出现在震旦纪的岩层之中。而文学史中的情形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先锋小说”中就兼有古今,写城市或乡村的都会是“新写实小说”。因此,现在这种“地质年代”式的现象,或许正是长篇小说发展的趋向性特征。

例如2022年有很多书写革命史与近现代历史的佳作,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水运宪的《戴花》、老藤的《铜行里》、苗长水的《老渤海》、庞贝的《乌江引》等都以各式各样的切入点,进入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书写,最终汇聚到舍己为人、融入整体的人物形象和思想精神谱系之中。

又例如一些家族史、群像史叙事的佳作,包括王跃文的《家山》、邵丽的《金枝》、叶舟的《凉州十八拍》、叶弥的《不老》、王旭烽的《望江南》、葛亮的《燕食记》;或个人史叙事的佳作,如艾伟的《镜中》、魏微的《烟霞里》、鲁敏的《金色河流》、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冉冉的《催眠师妮妮》、笛安的《亲爱的蜂蜜》等都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中,用时间的流逝去推动人际关系的变化,也是让时间的流逝去抚平一切。

还有一些正面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佳作,例如陈应松的《天露湾》、徐坤的《神圣婚姻》、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付秀莹的《野望》、乔叶的《宝水》等,大时代的发展,会变为一种叙事上的关节和契机,终结、扭转情节和形象中蕴含的矛盾。

除此之外,一如多篇长篇盘点中写到的,还有乡土文化、都市生活、生态文明、工业制造等很多题材类别。同类小说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在同气相求中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更宏大的“时代文本”。题材分类学、叙事形态学古已有之,这么说并非否认众多佳作的独特性与创意,只是常规的状况中似乎浮现出了独属于这个时代的风貌。

特别巧合的是,1922年,也就是正好100年前,鲁迅发表了《故事新编》中的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小说写的是史前之事,但读起来却是很“当下的”,甚至当女娲造人发出“Akon, Agon”的声音时,我们仿佛是在读科幻小说。《故事新编》不是特例,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也写过《石秀》这样的作品,把现代的心理分析置入到宋代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新时代新征程的各项工作事业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特别是针对文化领域,提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目标,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尊重模范、学习先进的新风尚,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然而,社会良好风尚和公民崇高道德素养的形成并非无根之水,它需要丰沃的文化土壤来滋养、培育,以形成扎实的精神道德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因此,想要真正达到改变精神面貌、强化道德操守的效果,加强优秀红色文艺作品的熏陶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红色文艺作品是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艺术化表达,记录了无数红色革命历史的珍贵瞬间,记载了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事迹,承载着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忘初心、敢于牺牲的崇高精神品质。如今我们虽然成长于和平安全的环境中,但仍要汲取红色文艺作品中的精神力量,从生动的叙事中感受红色历史的波澜壮阔。最为重要的是,要将红色文艺作品的内核——红色精神传承下来,为建设更美

的身上。

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除了解构历史的客观性,是不是还意味着文学有可能为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种题材都赋予活生生的“当代性”,以及对于文学来说,当代的视野更能看到每个历史阶段的精神状态?

## 二、“破层”的长篇小说

这种情况下,我想谈一谈长篇小说“破层”——其实也是我们更熟悉的“破圈”——的可能性。

首先是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和马伯庸的《大医》。《千里江山图》在文学界引起的轰动,一方面在于作品完成度高,既有革命的“千里江山”,也有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万家灯火”,以精巧的叙事机制和非常扎实的细节描写,突显了主题创作的文学性;另一方面更在于曾经被誉为先锋作家的孙甘露,持起民族国家叙事的笔,开始用一种对于今天读者来说“好读”的方式进行创作。易君年、叶启年、崔文泰等反派形象的心理深度突破了革命史题材的既定范畴,更像是活生生的人。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场景、氛围画面感强,情节冲突的展开方式有影视“运镜”的感觉,体现出当下人们熟悉的美感。据说《千里江山图》甫一面世影视行业已“望风而动”,他们的敏锐或许可以作为小说“当代性”美学的佐证。

讨论《大医》,其实相当于讨论马伯庸“异军突起”式的创作在纯文学范畴内可能形成的启示性意义。从表面上看,他的小说颇有“演义叙事”味道,从史料的空白、反常识处生发出“三分虚构,七分事实”,从非常朴素的正义观、道德观看世事变迁,反思权力与制度。但它在形态上和旧的“演义叙事”非常不同,近似于RPG(角色扮演游戏)任务设计的思路,和广泛见于游戏、动漫等亚文化中的热血美学,让小说的质感迥异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历史的“道”与亚文化的“术”碰撞出了穿越性的火花。

再就是刘亮程的《本巴》。《本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故事的原型史诗《江格尔》无疑是古老的,但是在《本巴》中,古老的史诗和现代性的体验却以奇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就像小说能把史诗英雄在不同文本层次、不同时间空间中的跳转写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大胆猜测,不同年龄段读者会被唤醒截然不同的集体性记忆,就像一代代读者曾经阅读《故事新编》或《石秀》时一样。我生长在E时代,我的阅读感受是,无论是《甲贺忍法帖》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忍术对决,还是《超时空接触》《星际穿越》中的多维时空,都不足以覆盖《本巴》中洪古尔、哈日王、赫兰斗法时的玄奇高妙,以及策吉站在高台上瞭望来去的时间、江格尔永远25岁的酒宴、“搬家家”“捉迷藏”等带来的奇特感觉。《本巴》反写了“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文学的层面,所有当代瞬间——不止人物、事件,还包括情绪、时空观——就是历史本身。

今年有两部市场反响相当好的作品,一是王朔的《起初·纪年》,二是易中天的《曹操》,两位作家都曾以非纯文学作家的身份走遍大江南北,他们不约而同选择用当代视野介入过去之事,似乎也从某种层面上佐证着“当代性”的意义和价值。

## 三、具有“当代性”的心灵史

今天长篇小说创作和阅读的起点在哪里?我很认同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在长篇小说的娱乐属性被影视、短视频、游戏等艺术形式分割、弱化之后(网络文学虽然篇幅长,但在这一点上应与之与传统长篇小说区别开来),无论对于

# 传承红色文艺经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冶治玲

好、更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蓄力量。

红色文艺作品作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有着小说、音乐、话剧、戏曲、电影、歌舞等丰富品类,受众广泛,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有着不俗的文化艺术造诣和极强的精神感召力,是传播红色文化的优秀载体,是培育公民良好道德精神文化的文化宝库。尤其是红色文艺作品中所传达的精神品质与道德风尚,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因此,从多个方面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化,在实践层面可以统一为对红色文艺作品内核的发掘与弘扬。

## 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方可称为经典

许多经典红色文艺作品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表现出了不俗的文化艺术水准,而不是所谓的“沾了主流文化的光”。红色文艺作品数量繁多,其中有人口口相传的精品力作,也有复制模仿的平庸之作,甚至有粗制滥造、毫无艺术造诣可言的“雷人”之作。《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创业史》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阅读史微的今天仍然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们在艺术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红岩》所描绘的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所塑造的江姐、许云峰等诸多英勇无私、感人至深的革命英雄形象,至今仍激励着无数青年为了祖国强盛的梦想而奋勇向前。《林海雪原》将解放军战士机敏灵活、英勇无畏、足智多谋的形象立体地展现出来,不仅人物塑造成功,经典对白、场景亦让人耳

目一新。说到底,经典红色文艺作品之所以具有传承价值,首先是它在艺术创新层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其次,任何文学都是“人学”,通过塑造人物、渲染环境、设置矛盾冲突等创作技巧,去歌颂人高贵卓越的一面,鞭挞丑恶黑暗的一面。阅读、欣赏红色文艺作品的过程也就是读者和观众与文艺作品精神内核互动的过程。文艺作品通过对文字、声音、图画、影像等信息媒介的艺术化组合创作,向观众传达一定的创作主旨,或歌颂崇高,或贬斥丑恶,努力与读者、听众或观众建立情感共鸣,进而实现感染人、影响人、教化人、改造人的目的。当下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和被搬上荧幕的影视作品数量虽多,但能收获广泛好评、被观众所记住的却不多。文艺作品想要突破平庸,像红色经典一样具备传承价值,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衔接,就要深入贯彻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要求。我们发现,除了过去年代的红色经典,《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也受到人们的欢迎。例如,张永新导演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一经上映就收获了大批忠实观众,其原因不仅在于演员演技精湛、服化道真实,作品真实再现了新文化运动后怀抱革命理想的青年志士为建党救国呕心沥血、不顾安危的革命先驱群像,更在于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价值理念、红色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觉醒年代》的成功告诉我们,青年一代并非不喜欢主旋律文艺作品,而是喜欢制作精良的文艺佳作。

## 深入挖掘红色文艺经典的教化价值

红色文艺经典不仅在艺术造诣上表现突出,也在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崇高品质以及引领社会良好风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作为青年人才教育培养的优质养分。青少年学生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养成阶段的人群,需要科学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来引导。而优秀红色文艺作品作为汇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教育内容,具有很高的教化价值,将其融入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能够有效发挥思想引领、道德示范、价值导向的作用,对于培养符合素质教育理念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深入人心,不能寄希望于口号标语的简单传唱,而是要将其与文化教育、艺术培养深度融合起来。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红色革命精神文化潜力、推动时代文化创新发展,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起来,进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应该举办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新人,加强“以文化人”的艺术感染力,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最终实现国民道德素养普遍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显著提升、精神文化产品优质丰盈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红色文艺经典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优秀红色文艺作品有着引人向上、感染人心的力量,其所传达的思想、精神强化了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写下这些文字时,俄乌冲突正劲。早上起来,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战火中奔跑,脸上却是欢乐,心就碎了。显然,她不知道大人们在干什么;显然,她不知道这世界是怎么了。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沉思间,一汪甜甜的声音春雨一般落在心田:“这太阳蛋蛋是天的儿子,露水蛋蛋是天的女儿,他们二人全时,才叫吉祥如意。”(这原本是短篇小说《吉祥如意》中的文字,后来《吉祥如意》成为长篇小说《农历》的“端午”一章。)这是刘一然小朋友在喜马拉雅上诵读拙著《农历》的声音。

已经记不得当初写这句话时的心境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自己把一切都放下了,心里只有祝福。

那是2003年“非典”期间,鲁迅文学院所在的朝阳区疫情正炽,学校全封闭,街上空空荡荡,门外,救护车不时穿过。开学没几天,学校就宣布停课,同学们可以回家,也可以留守,大多数同学当天就飞回去了。有11位同学选择了留守,被称为“非典敢死队”。不知其他同学是什么心态,反正,自己已经写好了遗嘱,准备在最后一刻用手机发给太太。

太太则源源不断地给我寄来大蒜、艾草等防疫物资。这时,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心里除了祝福,真是万念俱平。渐渐地,自己似乎能够看到那个原初的自己,那是一种大安静。就在这时,我拿起笔,写《吉祥如意》这个短篇,第一句是:“五月是被香醒来的。”是啊,每个人都应该是被香醒来的,而不是被隆隆炮声吓醒的。

写成,却一直没有往外投。3年后改定,发给同学程绍武看,一直没有消息,以为没过他法眼。没承想一天晚上,却收到了李敬泽先生表示肯定的信息。我想,放下心机见天意,当一个人的心里只有祝福时,文字一定是带着“天意”的,而天意的背后,就是吉祥如意。我的“吉祥如意”,就从那期《人民文学》开始,那是2006年10月号。

第二年,还是10月,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绍兴举办,我代表获奖作家发言,主题是“用写作祝福大地”。就是在那一年,我提出了“祝福性文学观”。之后,我的创作,都向着这个方向开进。

10年之后,给中华书局编选文集时,正是出于这种文学观,让我毫不犹豫地一半作品尘封了,那种态度,有些“绝情”,但我知道,“绝情”的背后,是对读者的“柔情”。

就像有一次,和一位朋友为我主办的节目风格争论。他喜欢热闹,我喜欢安静。我说,现代人最需要的是安静,而不是热闹。当下热闹的节日太多了,安静的太少了。我们的节目要保持不可替代性,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给现代人浮躁的灵魂以安静,让大家一到节目面前,就能放松、宁静下来。对方说,恰恰相反。形式比内容重要。他举了许多收视火爆的节目为例,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火爆的形式,就没有火爆的效果。我说,要什么样的效果,请问,你举的那些节目,救下了几位准备跳楼的孩子,和解了几对准备离婚的夫妻,挽救了几位就要进监狱的青少年?因此,一定意义上,与其让千万人过目即忘,还不如让一两观众实实在在地受益。当然,最好既能火爆,又能真受益。

我2022年以同样的原则编选了短篇小说集《吉祥如意》,把它交给百花文艺出版社,交给编辑王燕,在《中国之中》一书之后推出。心想,没有“中国之中”,很难“吉祥如意”。

记得是壬寅新春,大年初四午后,宁夏日报社承制的《郭文斌说二十四节气》播出,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大家热情的留言,让人觉得真的立春了。让人惊喜的是,当天晚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开幕式上,更加盛大的二十四节气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这让我想到,当一个人的期盼和“天意”同频时,一定会有巧合发生。这种巧合,不就是吉祥如意吗?

世界聚焦中国。给中国点赞,能够在硝烟一側接着举办残奥会。这人间,何时才能没有战争?一些人在战火中,更多的人在怒火中。人们一边戴着口罩,一边打口水战,浪潮一样的争论,让人心撕裂。

有一天,一个人,伫立在家门口,看朋友用红宣纸写的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额:“吉祥如意”。再次想到那些战火中的难民,泪就来了。平时,我们搬一次家都觉得伤感,都依依不舍,他们却要活生生地扔下的一切,只背着一个行囊,抱儿带女,扶老携幼,踏上逃亡之路。

真正的人道主义走廊,到底在哪里?恍惚间,收到王燕女士的微信,让我给短篇小说集《吉祥如意》写个短序。翻看目录,第一篇是《吉祥如意》,最后一篇是《如是我问》。于是,有了上面这些文字。(作者系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识。因此,加强对红色文艺经典的传承创新,是传承红色精神的必经之路,也是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繁荣红色文艺创作,要将学习传播红色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起来。在学校教育中,要将思想塑造和有机修养培育统筹起来,提高红色文艺精品在文学、思政教育课程中的比重,既看重学生文艺素养、文艺创造力的培育,也要重视学生品德修养、价值认知、政治觉悟的提升。例如,在思政教育中,可以组织同学们赏析一些红色题材的经典影视作品,还有当下的一些优秀主旋律作品,以小组为单位分享观影感受,并点评影视制作和剧本编写中的精彩与局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既感悟到了爱国主义、民族情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也辩证地思考了如何艺术表达主旋律内容的问题。也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加入到思政教育中来,比如举办“重读红色文艺经典”“红色文艺作品论文大赛”等活动,选取诸如《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经典作品,唤醒当代青年学子的红色血脉、激发其爱国主义情感,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无论是学校思政教育还是社会性国民教育,都未能充分挖掘红色文艺作品的教化潜能,未能与思政教育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因此,今后要正视红色文艺作品的思想塑造和精神教育作用,结合思政教育工作的特点,有机融入红色文艺作品,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我们要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目标,创新思政教育工作方法,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思政教育,开展诸如红色文化采风研学、红色文化思政实践课堂、红色文化主题竞赛等活动,进一步使红色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讲师)

「如意」的背后是「天意」  
——从《吉祥如意》说起  
□郭文斌